

思想者

刊头题字 | 谭谈 主编 | 唐吉民 主管主办 | 华夏早报 2023年7月7日

我们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

文 / 寇建斌 (河北)

看到这个题目，可能会觉得这是个老生常谈早有定论的问题。其实，之前发生的一位中学生意外死亡事件和张家界4人结伴跳崖事件来看，这个问题并没完全解决，甚至就某些方面来说，还很严重。笔者不想对这两个事件多说什么，想说的是，一个即将长大成人的翩翩少年和几位风华正茂的男女青年，本应对未来的人生旅途充满憧憬和希望，为什么会走上这样一条不归之路？导致这种惨剧发生，除了死者自身认知、性格等存在问题，以及学习、工作、家庭等外部环境存在负面因素外，有没有其他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我认为，关键的一点是我们正在培养什么样的人上出现了偏差。

起于隋唐的科举制，在中国实行了一千多年，是中国古代选拔人才的一种主要渠道，也成为读书人一条向上的通道，由此可以达到学而优则仕。这项制度在中国社会进程中无疑起到了不可或缺或积极的积极重要的作用，只是经过漫长岁月的浸染，慢慢走向了僵化腐朽。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青年学子都被迫走上这条通道，甚至皓首穷经，毕生不悔，使得这条通道拥挤不堪。到清朝末年，随着西方新思潮的涌进，科举制度顷刻间便土崩瓦解。新的教育制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全民教育。不再只为统治者选拔提供人才，而是为整个国家发展着想，培养各种各样有用的人。这条向上的通道更加宽广，不再只是学而优则仕，而是扩展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为全社会培养优质人力资源。高考无疑是一条培养输送人才的极为重要的渠道，而争取让自己的孩子上一所名牌大学，则是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的心愿。由此形成了应试教育、教育围着高考指挥棒转的局面。“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教育机构喊，家长跟着喊，孩子从进入幼儿园开始接受教育时起，便要承受这种压力。之后，在小学、初高中阶段，这种压力会逐渐增强。到高三，临近高考，这种压力会达到人难以承受的极限，而名目繁多的分班、考试排名，更加大了这种压力，导致部分学生出现厌学情绪，并引发抑郁等心理疾病，以致于出现类似胡鑫宇这种令人痛心的事情。

战国时期，齐国有位贵族公子，人称孟尝君，以仗义疏财喜好养士闻名。他养士“不挑”，凡是投奔到他门下来的，都收留下来，管吃管住。这种人叫做门客，也叫做食客，最多时达到3000人。其中许多人并没表现

出具备什么才能，当时看来都是些一无所用的人。比如冯谖，本来是个读书人，穷困潦倒，穿着破衣烂衫就去了。孟尝君问他来干什么？他倒是爽快，直截了当就说，没饭吃，来混饭吃的。孟尝君就收留了他。这人吃了两天饱饭，嫌伙食差，没鱼，就敲着盆乱喊。孟尝君就让人把自己盘里的鱼给了他。看他识字，孟尝君派他到薛城收债，他看当地百姓穷，竟然私自做主点起一把火把债券烧了。孟尝君知道后很生气，不过还是没撵他走。等到多年以后，孟尝君被革职，食客都散去，只有冯谖跟着他。走到距薛城还有将近百里时，薛城的百姓扶老携幼，都来迎接。孟尝君这才明白，冯谖烧掉债券给他买的是“情义”。由于得了民心，受到百姓拥护，他后来又东山再起。他出使秦国时，被秦昭王扣留。跟随他的一名食客装成狗，钻入秦营，偷出狐白裘，献给秦昭王爱妾，求其说情把他放了。他逃至函谷关时，秦昭王反悔了，又下令追捕。另一名食客学公鸡打鸣，骗开城门，他才得以逃回齐国。这个鸡鸣狗盗的故事流传古今。可见，人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不能只以学习成绩论短长。一个社会的构成，就其稳定性来说，最佳的是金字塔结构。既需要智力超常的高精尖人才，也需要有一技之长的专业性人才，还需要更多普普通通的劳动大众。

客观来说，人的资质有天然的差异。这种差异，有的通过后天努力能够改变，有的几乎无法改变。应该理性看待这种差异，找准每个人的努力方向。智力超常之人，也就是所谓人中龙凤，毕竟是极少数。比如，地球引力从它诞生时就存在，只有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放射性元素一直在自然界存在，只有居里夫人找到了它并把它分离出来，获得应用。《易经》流传至今，从古至今研究者无数，仍无法全部解析其奥秘。曹雪芹写《红楼梦》，只写了80章，未完稿，后世多人续写，都被称为狗尾续貂，不被认同。有的人天生聪慧，被视为“神童”，后来却无成就。比如，秦代甘罗12岁拜相，之后便消失匿迹。宋代王安石写过一篇《伤仲永》，说是有个叫“仲永”的孩子，五岁便可指物作诗，长大却变成一个普通人。当代神童宁铂3岁背诗百首，6岁熟读医书并能对症下药，8岁下棋与大人对弈还能让三五子，13岁上考入中科大，与老师高谈阔论，38岁出家，53岁还俗，成为一个普通人。

也有的人，年轻时并无过人

之处，却大器晚成。比如斯蒂芬·霍金，童年时学业成绩并不突出，时常沉迷于玩玩具，后来患病全身瘫痪，失去行动能力和说话功能，人到中年却为理解黑洞和宇宙本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宇宙探索领域做出了杰出的理论贡献。任正非在早年的军旅生涯中，默默无闻，退伍转业后投身实业，将华为创建了全球知名的跨国企业。

更重要的在于，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不能使用一把尺子。人的才能是多方面的，学习成绩不好，不等于一无是处，也不意味着这个人将来会废掉，没有前途。他当不了科学家，却可能会成为实业家；他逻辑思维差，搞不了数据分析，手脚却很麻利，可以成为技术能手；他不爱看书，却对某项事情情有独钟，全心投入，从而成为赛车手、棋手、演奏家、书画家，以及摄影、赛鸽、烹饪、修车等行业高手，或者依靠某项小才能和手工艺养家糊口，活得自在滋润。笔者曾有位邻居，上学不多，自言看书就头疼，动手能力却极强。有次我网购来一件家用电器，正捧着一大本说明书看，他来串门，瞅了瞅摆满一地的零部件，就摆弄着组装，还没等我看完说明书，他已组装好。在军队，军士长被称为“兵王”，其重要性不亚于许多高级将领。

所以说，人无高低贵贱之分。一座庞大复杂的社会大厦，需要不同的人建设和支撑。既需要栋梁之才，也需要钢筋水泥砖石瓦块，哪怕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也不可或缺。对于每个弱小的生命，我们都要给予应有的尊重和爱护，为他们提供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

人生是有起跑线，但是人生毕竟不是赛跑，不是只有一个撞线的终点，不能都朝着同一个目标狂奔。假如那样，既会形成道路拥堵，也可能因为个体差异，导致一些人中途出现身体故障，无法完成赛程。起跑后，以为路途很长，可以快跑，也可以慢跑，还可以一边走，一边观赏途中的风景。

一百多年前，清代诗人龚自珍面对一个羸弱没落的王朝曾大声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我想说：我劝世人多包容，微风细雨育新苗。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为广大青少年营造一个宽松和谐适宜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培养各种各样的有用之人，构筑起我们新的社会大厦，使我们的未来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更加美好。

季羨林的文格

文 / 南马 (云南)

形式，是外表，是“绣花枕头”，是“马屎皮面光”。大谬！在下所谓的款式，是指日月星辰下，雷电水火中的山石土田、花草鱼虫。茫茫宇宙间，一切有生命的物质，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款式。这个款式是生命精髓的外化形态，是自己的、唯一的、排他的、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生命形态。马就是马，驴就是驴，骡就是骡。北方话中“丁是丁，卯是卯”亦如是。民间谚语说两样东西不搭界，粘不到一块，就用“牛头不对马嘴”、“麻皮不粘豆杆”来表达。强调的是自己的“格式”。

文章亦是苍茫宇宙间“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它生命的辉煌与暗淡，寿命的短暂与长久，取决于创作者的款式，亦即“文格”。

“文格”不是在下发明的。语出吴充对宋欧阳修治理“文病”的描述：“嘉祐初，公知贡举，时举者为文，与新奇相尚，文体大坏。公深革其弊。前以怪僻在高第者，黜之几尽。务求平澹典要。士人初怨怒骂詈，中稍信服，已而文格遂变而复正者，公之力也。”国学大师季羨林先生在其《生命的价值》一文中说道：“我所欣赏的文章风格是：淳朴恬澹，本色天然，外表平易，秀色内涵，有节奏性，有韵律感。我不喜欢浮滑率意，平板呆滞的文章。”季先生在这里所说的“文章风格”实际就是作家做人时的人格，为文时的文格。

季老肉体所存九十又八（1911—2009），一生纵贯“三国”（清末、民国、新中国），生于柴扉，长于兵火，驾鹤于盛景端倪，一生命运多舛。就是这多舛的命运，使他“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他的一生淳朴恬澹，本色天然，外表平易，秀色内涵。他曾手书铭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通古博今，学贯中西；心鹜八极，思翔九霄。其人格之高尚，文格之高洁，完全可以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同在。来看一看他最具文格风韵作品。

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写荷花的不少。周敦颐的《爱莲说》、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而季羨林的《清塘荷韵》，亦在伯仲间。

创作散文作品《清塘荷韵》时，季老已是九十高龄的老者了，用他的话说就是“博物馆级”。在人生的道路上，他经历了无尽的矛盾与坎坷，而他又一直持有一种乐观向上的态度，积极地面对生活。他说过：“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如果说有什么优点的话，那就是我比较勤奋。我一生没有敢偷过懒。一直到今天，我每天仍然工作七八个小时。碰巧有一天我没有读书或写作，我在夜间往往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痛责自己虚度一天。”正是基于这种高尚的人格精神，季老才会关注楼前的数亩清塘，“总觉得好像缺点什么”。于是，季老在池塘中投入了湖北友人带来的五六颗敲破的洪湖莲子，然后每天都要到池塘边来看一看，“心里总是希望，忽然有一天‘小荷才露尖尖角’”。这种盼望可谓久矣，一天两天，一年两年，总算在第三年有了点迹象，在投入莲子的地方长出了几片圆圆的绿叶，“但是却细弱单薄，可怜兮兮地平卧在水面上像水浮莲的叶子一样”。季老甚至认为就是水浮莲。直到第四个年头，才出现了作者简直难以想象的奇迹：“在去年漂浮着五六个叶片的地方，一夜之间，突然长出了一大片绿叶……叶片扩张速度之快，扩张范围的扩大，都是惊人地快。”长了莲叶，又开了红色浓浓的、与别处不一样的花，“每一朵花能开出16个复瓣”。真个是把“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西湖“从杭州搬到燕园里来了，岂不大快人意也哉！”以至同居“朗润园”的周一良先生称季老种下的这荷花为“季荷”。

作者在描写荷花的生长过程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天地萌生万物，对包括人在内的动、植物等有生命的存在，总是赋予一种极其惊人的求生存的力量和极其惊人的扩展蔓延的力量，这种力量大到无法抗御。”这种揭示是很深刻的。荷花种子埋没于泥中，数年而不死，以至发芽生根，蔓延成片，开出不染污泥的鲜花，其求生存求发展的意志何等坚笃，何等顽强。

荷花如是，人生亦当如此。

当代著名散文评论家王剑冰在其理论专著《散文时代》一书中评价说：“季荷”事件，早几年发生的。季老在观察思索多年以后，才写出这篇《清塘荷韵》，“既表现他这红荷情结之深，也表现了他对人生那种昂扬不屈、勇于追索的乐观态度。这可说是一种红荷精神，也是文中暗含的主旨。”

“红荷精神”，当是中国文人的精神圭臬。

在这篇当代散文极品中，不仅读到了季老的意趣

下转 10 版

责任编辑 | 张存猛 董哲 校对 | 卢路